

「繫我一生心，負你千行淚」

—林海音作品〈燭〉之探討

國立中壢家商退休圖書館主任謝淑熙

論文題要

台灣文壇尊稱「林先生」的林海音，著作等身，發表過三部長篇小說、四部短篇小說集、十九本散文集，以及十本兒童文學作品。其中被兩岸文學界推崇備至的就是《城南舊事》，一九八二年並拍成電影。這部描寫北京三〇年代人民生活，探討傳統女性成長的鉅著，奠定了林海音在文學界的傳世地位。¹本篇論文旨在探究其在一九八三年七月出版的著名短篇小說《婚姻的故事》中的一篇〈燭〉的情節，剖析在五〇年代女性不能自主的婚姻故事。

壹、前言

在臺灣文學的發展史上，浩如煙海的文學作品中，小說發展的脈絡，與時代的軌跡、社會的風貌、政治的變遷等因素息息相關。從臺南鄭成功祠的陳列館中，保存有沈葆楨的對聯：「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，洪荒留此山川，作遺民世界。」的上聯中，我們可以體會到先民們胼手胝足，開創草萊的堅苦卓絕。這些如「寒天飲冰水，點滴在心頭」的心酸血淚史，一一呈現在先民的作品上。例如、鍾理和先生在〈故鄉〉系列四篇中，對戰後初期的臺灣農村，遽變的社會現況，發出無言、沉痛的悲訴，詳實的記錄了「人與土親」的微妙關係，作品中呈現人性的尊嚴、對臺灣鄉土依戀的親懷，奠定臺灣農民文學的典範。²閱讀鍾理和的作品，的確可以使人產生愛鄉愛土血濃於水的情懷。

林海音女士的作品，在五〇年代臺灣反共文藝作品中，另闢一個小說創作的天地。本論文針對林海音的作品〈燭〉做探討，首先介紹作者的生平事跡及重要著作，其次探究作者創作的時代背景，及作品中陳述女性婚姻故事的點點滴滴；第三部份敘述〈燭〉之內容，主題意識的析、人物造型的劃、題目意涵之解析、文章結構之分析；第四部份探討林海音小說中女性意識的風格與特色，最後再以作者所處的時代背景，爬梳在五〇年父權高漲的時代，女性的悲苦命運，猶如「蠟燭有心還惜別，替人垂淚到天明」的燭。從八〇年代至九〇年代，女權運動蓬勃發展，女性文學展現出更多元的風貌，值得我們

¹ 滕淑芬〈從城南走來——文壇耆宿林海音長留人間〉

² 許師俊雅《臺灣文學論》講義，〈光復後臺灣小說階段性的變化〉三〈五〇年代的小說〉，頁223。

深思與探討。

貳、作者的生平事跡及重要著作

林海音原名林含英，小名英子，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八日出生於日本大阪，父親是苗栗的客家人，母親是台北板橋的姑娘。三歲時隨父母回到台灣，五歲又搬到北京。林海音曾先後就讀於北京城南廠甸小學、北京新聞專科學校。16歲考入北平新聞專科學校，半工半讀，結識夏承楹，21歲時與筆名「何凡」的夏承楹共組了幸福的文學家庭，孕育了四個孩子，長子夏烈和二女兒祖麗也都有一支健筆。其中夏祖麗承襲寫志業，出版了母親的傳記《從城南走來》，以纖細的筆觸寫下林海音多采多姿的一生¹。

在北京住了二十五年，一直到抗戰勝利後的一九四八年才隨夫婿夏承楹回到台北。夫妻兩人開啓了從北京到台北的文學創作和出版之路。除了創作，林海音還以編輯人、出版人的身分，提攜文壇新人，為台灣文壇耕耘出一片沃土。一九六〇年，出版小說集《城南舊事》，後來被改編成電影、圖畫繪本，並翻譯成多國版本。林海音創辦了純文學月刊，一九六一年成立純文學出版社，後來它們分別轉移和結束，但那時為臺灣的文壇培育無數知名作家、為中國的文藝界寫下光輝的一頁²。

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三年，林海音主持聯合報副刊編務，以她犀利的嗅覺，挖掘出最具文學創作實力的一批新生代本省作家，提攜了林懷民、黃春明、七等生、鄭清文、鍾理和等後進，從此奠定了副刊純文學的風格。作家黃春明回憶說：「林海音先生是我的貴人，影響我一生，」黃春明他在六十年代初期，以標題〈城仔落車〉的短篇小說投稿聯副，在當時推行說國語的時代氣氛下，還特別要求主編不能更改這個方言標題。結果，林海音很快寫了封長信稱讚他的作品。從此，台灣文壇誕生了一位巨星。

「當年如果沒有林海音在聯副的慧眼獨具，台灣文學史的面貌可能大不相同，」作家彭小研表示，在當時反共文學高張的年代，聯副在林海音的帶領下，以純文學的方向開創了一個文藝副刊的新時代。譬如，鍾肇政的第一篇長篇小說《魯冰花》是一九六〇年春在聯副連載的，這是省籍作家的長篇小說第一次在台灣報紙上連載。同年八月，鍾理和的作品也陸續在聯副上發表，包括《復活》、《雨》以及長篇小說《笠山農場》³。

一九六三年，林海音因為刊登一首新詩，被認為影射當局，主動辭去副刊職務，以示負責。隨後《徵信新聞》（後來的《中國時報》）社長余紀忠曾力邀她擔任副刊主編，但被她婉拒。一九六四年，她受聘為台灣省教育廳兒童讀物的文學編輯，一年後辭職，應美國國務院「認識台灣」計畫之邀，以台灣女作家的身分訪問美國四個月。從美國回

¹ 滕淑芬〈從城南走來——文壇耆宿林海音長留人間〉。

² 同註 1。

³ 同註 1。

台後，林海音決定自己創業。一九六七年，她創辦了「純文學」月刊，次年又成立純文學出版社。月刊在一九七二年因經營困難而停刊，但出版社持續了二十七個年頭，出版四百餘本書，創造了她的事業第二春，直到一九九五年她七十七歲高齡，才結束營業。無論就書籍品質或利潤而言，林海音都是成功的出版人。純文學出版社出版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好書，例如、彭歌翻譯的《改變歷史的書》、《人生的光明面》，張系國的科幻小說《地》、兒童作家子敏的《小太陽》系列，以及紀剛的《滾滾遼河》等⁴，都是當時的暢銷文學書籍。

林海音一生得獎無數，一九九八年獲「世界華文作家大會」終生成就獎，由當時總統李登輝頒獎。二〇〇〇年五月，文壇為她舉辦《林海音作品集》十二大冊的新書發表會，由陳水扁總統主持。大陸方面的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，也舉辦過大型的《林海音作品研討會》。晚年林海音患了糖尿病、腦中風和肺炎等疾病，在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一日 11 時 46 分因器官衰竭，撒手塵寰離開人世。

林海音女兒、作家夏祖麗曾為母親作傳，她表示，母親在生前看到《從城南走來——林海音傳》這本書，感到很高興，覺得一生的貢獻都在其中，了無遺憾。目前夏祖麗正在整理母親留下的許多照片和書信，希望未來台灣能有更多人研究林海音的作品。林海音的女婿、作家張至璋說：「西諺云，多向人灑香水，自己也會沾上一兩滴。認識岳母的人，或多或少都沾染過香氣。岳母就是那種打扮得喜氣，出落得大方，會隨時隨手拉人一把的人，」。學者齊邦媛也呼籲，不要讓文學國寶蒙塵，大陸都辦過幾次林海音研討會，台灣更該透過大型的學術研討會，把林海音的一代典範流傳後世⁵。

重要作品有《城南舊事》《林海音作品集（散文集）》、《從城南走來》、《林海音作品（小說集）》、《曉雲》、《綠藻與咸蛋》、《冬青樹》、《婚姻的故事》、《雲窗夜讀》、《春聲已過》、《作客美國》等著作。

參、創作《婚姻故事》的時代背景

在國家多難政治紛亂的時代，花果飄零的血淚往事，成為五〇—六〇年代臺灣小說的主流意識。五〇年代是個反共的恐慌與白色的恐怖，接踵而至的時代，由於思想言論的管制，因此臺灣文學的發展，喪失自主性。在小說創作方面，大半以宣揚反共思想為主題。但對本省作作家而言，他們的作品卻深刻的反映了對斯土斯民熱愛之情⁶。林海音在〈為時代女性裁衣——我的寫作歷程〉中曾談到她寫這系列《婚姻的故事》的心情及背景，她說：「她是跟著五四運動長大的，在那個改變人文的年代，她像一塊海綿似的，吸取著時代新和舊的雙面景象，飽滿得逼使她非要藉描寫小說流露出來不可。」⁷可見林海音的作品呈現出，一個在不安定社會中的一個安定的、正常的社會面貌。茲

⁴ 滕淑芬〈從城南走來——文壇耆宿林海音長留人間〉。

⁵ 同註 4。

⁶ 許師俊雅《臺灣文學論》講義，〈光復後臺灣小說階段性的變化〉三〈五〇年代的小說〉，頁 224。

⁷ 夏祖麗《從城南走來——林海音傳》第九章〈冷眼看人生，熱筆寫世相〉〈婚姻的故事〉，頁 224。

簡述其作品產生的時代背景，如下：

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衝擊傳統舊文化的時代，林海音說：「那個時代是新舊在拔河，新的雖然勝利了，舊的被拉過來了。但手上被繩子搓得出了血，斑漬可見。」這的確是一針見血之言論。在傳統父權高漲的時代裡，許多女性受制於傳統禮教的約束，及父權霸道的壓制下，對自己的命運就像油麻菜籽般，認命的隨風飄泊，落地生根了。而對自己的婚姻生活，也只有如徐志摩所說的：「得之我幸，不得我命，如此而已。」，任憑命運的擺佈，忍氣吞聲，安之如飴了。也有少數女性在這新舊思潮交替的洪流中，想要衝破傳統禮教的樊籬，想要呼吸自由的空氣，無奈卻無法跳脫時代的窠臼，仍然在婚姻的悲劇中載浮載沉，令人不禁一掬同情淚。而〈燭〉所描寫的題材，就是「正室」因為不能接受丈夫娶了姨太太，而癱瘓一生的悲哀。林海音自己的婚姻幸福美滿，為什麼筆下的女性命運卻是那麼坎坷，因為作者喜歡觀察周遭的人、事、物，喜愛這些卑微善良的小人物，並且從小說創作上，去探索她們心靈及生活世界。

文學創作的本身，必須具有內因與外緣兩種因素。內因包括了作家的性情、健康、思想、語言系統等因素；而外緣涵蘊了自然的生長環境與社群的人文環境⁸，因此會產生不同風貌的作品。在北京六年的大家庭生活，成為林海音後來寫作的靈感泉源。林海音說：「希望讀者和我一樣，走進人生一段歷程，走進歷史一節紀實，無論大事小事，在世界的大風暴中，小小的我寫的，都表現了我對寫作的多方面興趣，和感情的哭泣與喜樂。」所以齊邦媛教授：「平日爽朗談笑、豁達舒展的林海音，卻在寫小說時以無比的慧心將她的觀點濃縮在一條裙子、一支燭光中，令讀者在引申思考之後感動難忘。他認為，新文學作家對姨太太的命運無不抱持高度的同情，而林海音在〈燭〉和〈金鯉魚的百褶裙〉中有雙重的同情。」⁹稱得上是肺腑之言。

肆、討論題綱

一、故事內容的簡介

〈燭〉全篇的情節推演，可略分為前、中、後三部分，依續展開主題的鋪排。從主角一奶奶躺在病榻上喊「我暈」，孫子鑫鑫趕緊為奶奶拿來一隻小銅蠟燭臺來，上面仍然插著燒得只剩一小節的蠟燭頭兒，奶奶顫顫悠悠的把它點起來，照亮她床頭的一角，展開小說的序幕。女主角歷經三十多年纏綿病榻的歲月，從憔悴垂老的生命，及與子媳、孫兒一起生活的情節，追溯到年輕的少婦，一連生了四個孩子，每逢生產時，就從鄉間把秋姑娘接來幫忙照顧其他大的孩子。就在她生老四季康，坐月子時，她的丈夫啓福搬到書房去睡的時候，秋姑娘這丫頭，悄悄的闖入丈夫的生活世界中。當她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內心的痛楚猶如利刃穿心。秋姑娘跪在她的面前哭泣懺悔，願意永生服侍老爺、太太和少爺們，以報答補償對她恩重如山的太太。娶姨太太在當時的社會是天經地義的

⁸ 李瑞騰《臺灣文學風貌》〈女性文學的多樣化〉（臺北，三民書局，85年5月），頁143。

⁹ 夏祖麗《從城南走來－林海音傳》第九章〈冷眼看人生，熱筆寫世相〉〈婚姻的故事〉，頁223。

事，她雖然痛恨不已，但是一份大家婦女的矜持、驕傲和寬量，迫使她不得不接受現實的一切。

從此以後，她就終年躺在床上渡過悠悠的空寂歲月。在季康父子不在家的時候，她就經常點起小蠟燭頭兒來，照亮了屬於她眼前的一切（床頭的這個角落），捏著燒軟的蠟油，在搖曳的燭光中沉思著，圍繞在她生命中的那些人物以及生活上的點點滴滴，並且在丈夫回家以後，常常喊「我暈」來博得丈夫些許的關愛。歲月悠悠，丈夫和秋姑娘相繼離她而去，三個兒子成家立業後各立門戶，只有依賴小兒子季康、兒媳美珍、孫子鑫鑫，祖孫三代一起生活。女主角年老時，也經常在兒子、孫子面前喊「我暈」，希望得到兒孫的關切。女主角內心深處的愛恨情愁、悲苦寂寞，企盼得到丈夫的關愛及子女的關懷，值得大家同情。

二、主題意識的分析

林海音是五〇—六〇年代這時期最突出的女作家之一，不僅因為她長於北京能寫一手流麗的白話文，又從事新聞工作，能駕馭豐富多樣的題材，更重要的是，她對性別議題的敏銳與關注。作為女性，特別是作為接受新思潮洗禮的女性，目睹那個新舊交替的五四時代，她比任何人更敏銳感受到整個時代、社會加諸於中國女性的重壓。但有別於西方婦解人士的張牙舞爪與大呼口號，她畢竟是寫作人，她只透過小說委婉陳述這份壓力。

〈燭〉是以民國時期女性的婚姻、地位作為小說主題。這樣的小說，不只具有時代性、社會性，同時關注到的，更是最普通的人性。女性在意識到兩性間原應站在平等地位的時代，已走過中國漫漫五千年封建長夜，好不容易在這啓蒙的年代，能微微抬起頭來迎接一束黎明的到來。因此林海音的〈燭〉描寫「正室」，因為無法接受丈夫娶姨太太的故事，來窺探女性在情感與婚姻邊緣上掙扎的一分哀矜，描寫女主角內心的愛恨糾葛，她用極細緻的筆法，抒寫女主角借著一盞「蠟燭有心還惜別，替人垂淚到天明」的燭光，照亮自己內心的痛楚，及渴望丈夫關愛與兒子關心的情欲糾結，因而纏綿病榻，癱瘓一生的悲哀，令人不禁為舊時代，傳統女性婚姻不能自主的命運，一掬同情之淚。

三、人物造型之刻劃

近代有名的臺灣文學作家葉石濤認為〈燭〉是一篇「題材可怕，技巧完美的小說」，的確，林海音對於人物造型的描寫栩栩如生，淋漓盡致的刻劃內心的愛恨糾結，斑斑血淚，感人至深。茲略述故事中兩位女主角的造型特色如下：

（一）、元配夫人—將屆七十歲的老奶奶。

一位出身於傳統家庭的大家閨秀，並且略通詩書，從她在搖曳的燭光下看「筆生花」、「九命奇冤」、「西遊記」等書，得以見證。嫁作人婦後，她為了盡傳宗接代的重責大任，連續生了四個兒子。不幸的事卻發生，在生第四個兒子坐月子期間，幫忙照顧家務與小孩的秋姑娘，悄悄的走進丈夫的生活世界中，並且取代了她的位子。納妾制度猶如一把無情的雙刃劍，在內心深處烙印下終身難以縫癒的傷口。大家婦女應有的矜持，

令她無法向他人哭訴對現實的不滿；大家婦女的驕傲自尊和寬宏大量，更令她無法抗拒丈夫娶姨太太的事實，和婉拒秋姑娘繼續照顧家務與小孩。她默默的接受命運不合理的安排，內心卻是愛恨交集，最後在床上癱瘓一生，經常借著搖曳的燭光，捏著燒軟的蠟油，照亮曾經在她生命中駐足的人、事、物，就像幻燈片一樣，丈夫和秋姑娘「只聞新人笑，不見舊人哭」的行徑，讓她憤恨難平。最後常以「我暈」，來博取夫的關愛。作者以生花的妙筆，來刻劃傳統大家婦女，以寬容的態度接受納妾制度；又以纏綿病榻，癱瘓一生，作為老奶奶對命運不合理安排的無言抗議。老奶奶的婚姻故事，是五〇至六〇年代中國傳統社會，婦女悲慘命運的寫照。

(二)、姨太太—秋姑娘。

尖尖的下巴，黑亮的頭髮，耳垂上兩個小小的金耳環。她不大說話，緊抿著嘴唇，是個乖巧的鄉下姑娘。她是看墳地的女兒，世世代代吃的是老韓家的飯，想不到她倒先做了韓家的鬼，死在她的前面，睡進韓家的祖墳裏。因為太太坐月子，請她幫忙照顧四個小孩，並且操持家務。後來老爺娶她做姨太太，她哀求太太成全，願意永生服侍老爺、太太和少爺們。她終日卑躬屈膝，從早忙到晚，不辭辛勞的工作，以報答補償對她恩重如山的太太。她的溫婉柔順，卻贏得老爺韓啓福的關愛，使得老爺和太太的感情漸行漸遠。太太對丈夫和秋姑娘從來不同時出現在她的房間，他們這種不留下任何被人做為口實的行徑，令她恨之入骨。作者把秋姑娘塑造成溫柔婉約、辛勤工作、無怨無悔的典型傳統婦女，與一般恃寵而驕，頤指氣使的姨太太角色截然不同。

從林海音含蓄筆下的童年，看到了舊時代的女性在大男人主義的洪流中，如何的怨而不諱，默默的承擔著慘淡和不安，默默的肩負起傳統女性的包袱。和琦君筆下影射童年生長的大家庭頗有著異曲同工之妙，尊從三從四德的妻子，服膺沙文主義的丈夫兩者解構的是中國新舊交替的矛盾和衝突，解構的是新舊女性的深沉悲哀，無言的應對。女性和孩子是林海音深刻描繪的著力點，由於自然深刻、情真溫婉，讓人透過薄頁感受的北京城南，正上演著秋姑娘、季康媽媽、英子媽媽、宋媽不同女人在英子心靈童年的戲碼，如今，生在較為平權兩性社會的「新」時代女性，看到這不同女人的悲哀和無可奈何，令人心有感焉？也許她們的遭遇境地在我們今天自認兩性平權的社會裡，還是時有所聞的，¹⁰難道女人妳的名字是弱者的代名詞嗎？

四、解析題目之意涵

¹⁰ 李家同《城南舊事 讀書心得》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
文經社

林海音寫〈燭〉這一篇短篇小說，通篇以「燭」為核心貫穿全文，作者以慧心巧思將全篇小說的焦點，透過一支燭光，來傳遞女主角心湖深處的愛恨情愁，借著搖曳的燭光，將生活在她周遭的每一個人的容顏，鮮明的呈現在她的眼前；並且借著燭光看書，來排遣空寂的漫長歲月。女主角對丈夫的一往情深，猶如默默燃燒自己，照亮別人的蠟燭，不僅「替人垂淚到天明」（唐·杜牧·〈贈別〉），對丈夫的愛戀難捨，一生一世也不會忘記。最後用小蠟燭台上的蠟燭已燒光了，代表風燭殘年的老奶奶，也即將離開人世，猶如「蠟炬成灰淚始乾」（唐·李商隱·〈無題〉）。女主角對丈夫的深摯感情，一生一世也不會改變，可以用宋代·柳永的詞：「繫我一生心，負你千行淚」（〈憶帝京〉）概括之，自古多情空遺恨啊！掩卷之餘，不禁令人慨嘆萬千。

五、文章結構之剖析

全篇結構採用倒敘、插敘手法糾加以陳述。開始先以老奶奶對著孫子喊：「我暈」展開小說的序幕，場景是孫子為躺在床上的老奶奶，拿一隻小銅蠟燭台，奶奶顫顫悠悠的點燃剩下一小截的蠟燭頭兒。接著插入兒媳談論老太太頭暈的故事，巧妙的將時空倒轉到故事的中心點，年輕的太太生了四個兒子，秋姑娘從服侍太太，照顧小孩，幫忙照顧家務的婢女，躍升為姨太太的故事情節，一氣呵成的寫作技巧，令人嘆服。全文呈現三段式結構，一波三折，結尾用燭台上的蠟燭已燒光，象徵風燭殘年的老奶奶，即將離開人世，完整的結構，足證作者林海音巧妙的寫作技巧，使本篇小說耐人尋味的地方。

伍、結語

林海音從北京城南走來，以慧心體驗周遭的人情事故，以冷眼看人生的百態，以熱筆寫世相的真善美。誠如曹雪芹《紅樓夢》中所說：「世事洞明皆學問，人情練達即文章。」林海音以生花的妙筆及敏銳的慧心巧思，為臺灣文學的天地，栽出枝葉茂盛的林蔭，被譽為：「臺灣文學之寶」，實至名歸，非溢美之辭。

林海音在《婚姻故事》的創作路上，探討在五〇至六〇年代中國傳統社會上，女性的婚姻與社會地位，並通過角色的觀照，來剖析女性在情感與婚姻抉擇的路途上，內心掙扎的一分哀矜。女性的身份永遠居於從屬的地位，尊貴為元配夫人，當年華老去，也不幸會被打入冷宮；卑微如丫環侍女，也有蒙老爺寵愛，飛上高枝做鳳凰，升格為姨太太的一天，世事豈是人可以預料的？而傳統賢淑的女性，為了從一而終的理念，卻心甘情願地將自己囚禁在愛恨交織的感情世界裏。所以林海音說：「納妾制度是把無情的雙刃劍，揮灑過處，血淚紛紛。不僅做妾的女子屈辱終身，婉轉悲泣；奉賢慧婦德之名放棄一生幸福的『正室』，實在更悲慘……」¹¹，讀完這段肺腑之言，可見作者具有廣大的同情心。也期盼大家研讀〈燭〉這篇小說，不但要對舊時代的女性，寄予崇高的敬意及憐憫心，更應該慶幸自己生長在自由民主的國家裏，要好好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，知福、惜福、造福。

¹¹ 夏祖麗《從城南走來－林海音傳》第九章〈冷眼看人生，熱筆寫世相〉〈婚姻的故事〉，頁224。

參考書目

- 1、許師俊雅《臺灣文學論》講義，〈光復後臺灣小說階段性的變化〉三〈五〇年代的小說〉。
- 2、林海音《婚姻的故事》文星書店，1983年7月。
- 3、林海音《林海音自選集》黎明文化，1975年1月。
- 4、林海音《林海音作品集》（十二冊），遊目族，2000年5月。
- 5、林海音《城南舊事》光啓出版社，1967年4月。
- 6、夏祖麗《從城南走來－林海音傳》，天下文化，2000年10月。
- 7、李瑞騰《臺灣文學風貌》（臺北，三民書局，85年5月）。